

“草原部落” 黑马文丛 ● 贺雄飞 主编

深呼吸

上

张建伟 著

血与火的中国政治改革揭秘
中国第一名记者的传奇遭遇

未曾公开的**新闻内幕**

经济日报出版社

“草原部落”黑马文丛·贺雄飞/主编

深呼吸 (上卷)

——未曾公开的新闻内幕

张建伟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呼吸/张建伟 著—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4 (“草原部落” 黑马文丛) ISBN7-80127-425-3

I、深… II、张…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2248 号

深 呼 吸 (上下)

——未曾公开的新闻内幕

总 策 划:	草原部落创作室
主 编:	贺雄飞
作 者:	张建伟
责任编辑:	胡子清 陈晓惠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总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平谷县大华山印刷厂
规 格: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600 千字
印 张:	25.25 印张
版 次:	1998 年 4 月第一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0 册

ISBN7-80127-425-3/G·193 定价(上下册):39.80 元

“草原部落”黑马文丛总序

有歌唱权力的，往往并非夜莺，而是喜鹊。

有写作权力的，往往并非大师，而是御用文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喜鹊也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夜莺。

——余杰《火与冰》

“黑马”一词其实也是从英语中舶来的，原指体育界一鸣惊人的后起之秀，后指实力难测的竞争者或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的人，无贬义或政治涵义。首先在英文中使用“黑马”的人，是英国首相犹太人狄斯累利，他在一本小说中这样描写赛马的场面：“两匹公认拔尖的赛马竟然落后了，一匹‘黑马’以压倒性优势前驶。看台上的观众惊呼：‘黑马！黑马！’”从此，“黑马”一词便成了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名词。

曾经有个叫“刘晓波”的人被公认为“文坛黑马”，而今却不见踪影；前一阵子又有个叫“王小波”的人被称作“黑马”，可惜他却英年早逝……中国的“黑马”真是久违了！我苦苦地寻觅着、思考着，也苦苦地等待着。

当我蜷缩在遥远的“草原部落”，吟诵着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名句时，独怆然而泪下……

二

我选定的第一匹“黑马”是北大 25 岁的研究生——余杰。当我在回家的路上，随手翻阅孙郁先生转给我的那些字迹模糊的、被

余杰自称为“抽屉文学”的油印小册子时，禁不住吃了一惊。这一夜我彻夜激动，耳边是火车的轰鸣，眼前是闪闪的烛光。

1990年后，我接触过许多北大人，一度对北大丧失信心。但余杰的文章改变了我对北大的偏见。北大毕竟是北大，否则，怎能培养出余杰这样的“精英”呢？

余杰说，中国当代文学最缺乏的是体现在古希腊伟大悲剧中的那种激情和愤怒的力量。读余杰的文章，就有这种感觉，他才使我看到中国文坛的希望之光。余杰同其他作家的区别在于，许多人的文章是用一堆堆可有可无的话堆砌的，而他则是用实用而广博的学识和一句句精美的格言炼成的。这一区别，就足以令许多深有“诺贝尔情结”的中国作家汗颜。他并没有自以为是，反而劝慰那一伙“吃不着葡萄”的家伙：“用不着把诺贝尔奖看得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让诺贝尔奖惭愧的伟大作家呢？”

余杰说，所有鞋匠都恨不穿鞋的人，所有理发师都恨秃子，所有的皇帝都恨童言无忌的孩子。余杰就是那个童言无忌的孩子，因此他的文章里充满纯真和锋芒，这是大多中国作家最缺乏的品格。于是，这匹“黑马”遭到冷眼和报复是难免的。庆幸的是，中国还有一大批深爱余杰的同志，否则，他的书也不会在北京9所名牌大学中以手抄本形式广为流行。他的一位朋友说：“余杰的文章，是还在呼吸的中国声音，带着血的蒸气，是真北大的声音，是真青年的声音。余杰，你何必拉来那些老人的文章一比？宽恕他们吧！你且走你的路，我混在看热闹的人群里，当人群里有人拈出了冷箭，我一刀，刺在他青红的苦胆里。”

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余杰的哥们呢？

三

我选定的第二匹“黑马”，是号称中国“第一”名记者的张建伟

先生。张建伟先生最辉煌的80年代，也是中国文化界思想最活跃的年代。他用他的“慧眼”，与中国青年报的同行们，赢来了一个又一个的轰动。对于中青报来说，能有读者真实地，而不是组织上有意安排地，在大门上打出“中国青年报万岁”的横幅，应该说是百年不遇。

“深呼吸”，这是一个高强度训练的体育运动员的习惯方式，也是一个大肺活量思想家的习惯方式。因此，对于建伟先生来说，他不仅是中国“第一”名记者，更是作家，也是学者。他的心永远同读者的脉搏一起跳动，每一次呼吸都是一次时代的最强音。

胡适说过，最滑稽的事情便是“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因此有人预测，张建伟走向市场之时，便是许多鼠辈文人失业之日。

四

我选定的第三匹“黑马”是首都师大中文系的毛志成教授，他虽年过半百，却有着疯狂的精力和活跃的思维。他的杂文浸透了忧患意识和正义的激情，一切“伪文人”、“伪文化”和“虚情矫饰”都被他脱光了衣服；他的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幽默和睿智，绝非那些无病呻吟、絮絮叨叨和外强中干的“伪文人散文”可比，故而有人说：“南有余秋雨，北有毛志成”，此语并不过分。

“昔日的灵魂”，这是毛先生大病初愈后的第一次亮相，但愿他对世纪末中国文化的每一个沉思，都能引起我们的共鸣。敢于暴露自己灵魂的人，一定是一名勇士。

五

这套“黑马文丛”，是我刚刚策划出版的“百角丛书”的延续。

三部作品，三种风格，一定不会使您失望。当然，“草原部落”也随时欢迎“黑马”的加盟和读者善意的批评。

大草原是马的故乡，“草原部落”则是“黑马”的牧场。但愿正义的声音能激励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汉子昂首跨向 21 世纪！

贺雄飞

1998 年元旦钟声敲响之际

于呼和浩特草原部落创作室

前 言

没有人能写好他自己。认识自己，人们常常这样说，但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小时候，家里穷，为补家用，每天黎明时分，提一个破旧的小筐，去捡煤渣。那时，最伟大的理想，是把公家锅炉里尚有余烬的煤渣扒进自己的筐里，点着自家的炉火。望着滚滚的浓烟窃喜：今天，家里又有不花钱的煤烧了。我看见母亲笑了。因此，每当有人夸我，你一定从小就是一块写文章的料，我便说，胡扯。

而且，我最喜欢的是数学。无论小学还是初中，解题是我最大的爱好。每天放学后，一张小方桌前，把老师借给我的数学习题书摊开，便开始在数的迷宫里游荡。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有这种爱好的同学不多，但数学是孤独的学问，是心灵的疯狂，单枪匹马，自可以其乐融融。于是，在1975年，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在全市的教学竞赛中，我当了状元，拿到了“中学华罗庚数学奖”。这成了我少年时代最自豪的经历。因此，当有人问我，对你的写作最有帮助的知识是什么时，我毫不犹豫地说：数学。真的，数学中那严谨的逻辑，优美的形式，不也是写文章所追求的吗？

但就在我的“数学成就”达到顶峰的那一年，阴差阳错，我却操起了文字生涯。那一年，我高中毕业，校方要留我当老师，我不愿，恰好，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要在全市的高中生中招考几名记者，便报了名，不料过五关斩六将，竟考中了，从此进了新闻领域。那一年，是1975年，我18岁。

又过3年，我上了大学，学的还是新闻。在人的一生中，要读书，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和大学媲美。连续4年时间，你想读多少书就读多少书，你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人间美事，无过于此。

然而，虽然学的是新闻，我对历史和哲学的偏好，却使我把几乎所有的听课时间都给了它们。只要听说某一位著名的教授在某一所大学（经常是在北大）新开设了历史和哲学课程，我便立刻赶去，想办法钻进那并不属于我的专业的课堂，风雨都不能阻拦。从来都是，文、史、哲捆在一起，才构成所谓的社会科学。后来，总有人问我，一个记者或者作家不可或缺的知识结构里，哪些是必须的？我说：历史，还有哲学。

但我毕竟没有离开新闻领域。我始终是一名记者。记者，这意味着，你不能离开社会生活，你整天在白山黑水间跋涉，你的字是用脚写的。

问题从记者们用脚写字的那一刹那就产生了。所有的记者，都称自己是用脚写字，以示自己的辛劳。然而正像人们所看到的：记者和记者是多么的不同呀！

有的记者，微微弯曲的腿，带动着他的脚，频繁地出入于官场。有的记者，总有本事对所有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他的脚从一个乞丐的身边走过，绕开一场火灾，避开一个妓女，七拐八拐，最后进入款爷们的府邸，出来时，手里扬着一个红包。更多的记者，义正辞严，痛诋社会的不公，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但你要找他，总能发现他正在和某位县太爷或者更大的官儿一起喝酒。

原来，记者确实是用脚写字，但他还有一个大脑，指挥着他的脚。

本书的所有篇章也都首先是用脚写出来的。在几乎 10 年的时间里，我的脚带着我走南闯北，考察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的感情生活，深入那常人无法深入的领域，寻访各种新闻和人物，报道各类新闻事件，并经常拷问我们知识分子自身的缺陷、揭示我们自己的隐秘生活。我的脚当然不是盲动的。它所到之处，是因为我的大脑说，那个地方值得我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个地方就叫做“社会存在”。

是的，社会如何存在着，人民如何生活着——大脑里永远装着这两个疑问的人，即使他不懂写作，他也能成为一个记者，或者作家，否则，他不配干这一行。

已经有评论家大量地评论我的作品了。已经有大学的中文系和新闻系把我的许多作品列入“参考书目”了。人们问：你写的是什么东西呀，属于什么体裁，纪实文学，报告文学，还是新闻报道的深化性作品？我说，我不知道。如果一定要说，那么，它们是读物，就是可读的东西。

因此，当中国作家协会通知我说，你已经是作家协会的会员了，我诚惶诚恐，说，我只是个记者，并不会像作家那样，虚构一部作品。而在另一天，我又接到通知，说，你已经进入了报告文学协会，并被推举为理事，我更加感到不安，说，我写的东西，倒可以被称为“报告”，但是不是“文学”，我自己却没有把握。我只是真实地记录着我所看到、听到和体验到的东西，像巴尔扎克说的，“我是社会的书记员”。

看来，我还得不断地努力，才能不断地进步，对得起那些花钱买我的书的读者。

张 建 伟

1997年12月6日于北京

目

录

上卷 朝里朝外故事

第一辑 名流与众生

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可能把他忘掉；

和你一起哭过的人，你却永远不会忘。

——纪伯伦《沙与沫》

毛泽东与麻雀的故事.....	(3)
许士杰与洋浦风波	(15)
拆毁北京城墙纪实	(29)
政治体制改革备忘录	(40)
一个乘务员之死	(56)
关于“毛泽东情结”的争论	(69)
一句口号的诞生	(81)
不合时宜的人	(93)
风流巷纪事.....	(103)

第二辑 生存哲学

那天晚上，我读着《学会生存》一书，脊背阵阵发冷，我的心里在呼喊：“天哪！难道我们竟不会生存！”

——作者手记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15)
警钟为谁而鸣？·····	(120)
“新人类”的反抗·····	(132)
飞机上的小男孩·····	(136)
我家有女·····	(138)
骑自行车·····	(141)
厕所故事·····	(143)
退货趣闻·····	(146)
电梯琐记·····	(149)
门外说门·····	(151)
闲话门卫·····	(154)
排队哲学·····	(157)
垃圾文明·····	(160)

第三辑 白 货

戒毒专家说：“是希望吧。越是无望的事情，希望越强烈，不是吗？真的，我们真能研究出彻底戒断毒瘾的药品吗？这简直像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白货》

一、天下第一毒

自杀还是毒杀?	(163)
何其毒也!	(166)
白色死亡线	(171)

二、白祸

人祸:男盗女娼	(175)
家祸:三光政策	(179)
国祸:铤而走险	(183)

三、死亡防线

毒品离你有多远?	(187)
心理诱惑	(189)
环境陷阱	(192)
人生岔道	(194)
学习抵抗	(196)

第四辑 秀才造反

这真是知识分子的宿命:他们只有一支笔,却老是觉得可以“一支笔横扫千军”;他们只有一颗心,却老是拍着胸膛,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他们老是觉得自己是最有力量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如此血与火的历史一次次重演,从来没把他们教育得聪明些。

——作者手记

一、母子君臣

光绪皇帝发了一句牢骚	(199)
慈禧太后发了三道谕旨	(203)
权欲在心要发芽	(206)

戴着镣铐跳舞·····	(209)
二、首辅被罢	
状元·宰相·帝师·····	(214)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219)
鬼子六抱疾论翁·····	(227)
死者与生者擦肩而过·····	(230)
三、操刀授柄	
康有为亮相紫禁城·····	(236)
一个皇帝和一个知识分子的对话·····	(238)
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	(242)
但闻新人笑,哪管旧人哭·····	(249)
《密诏》疑云·····	(257)
四、秀才造反	
关于《诡谋直记》·····	(265)
纸上谈兵一例·····	(266)
五、袁世凯的问题	
在宫廷政治中,幸运常常是伪装·····	(273)
山雨欲来风满楼·····	(275)
伊藤博文高吟低唱·····	(278)
张之洞隔江劝学·····	(283)
谭嗣同夜探袁世凯·····	(291)
日本海上的 SOS·····	(298)
在昏暗的宫殿里,有一个可怜的皇帝·····	(301)
忆当年,官场岁月稠·····	(305)
王顾左右而言他·····	(314)
解决了真实问题,留下了道德问题·····	(316)

六、老太后的心事

- 政变：三审光绪皇帝 (322)
- 只一张旧船票，怎能三次登上龙船 (327)
- 戊戌后事 (336)

第五辑 袁世凯变革

史论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袁世凯一生，有过之而无不及。

世说枭雄：有过人之才，无济世之德。袁世凯生平，仿佛似之又非之。

——作者手记

一、桃子熟了

- 政治赌徒来到了北京 (339)
- 盼望改革的人们 (340)
- 杀机初现 (342)
- 隔岸观火的枢臣 (343)
- 政治动物的含义 (347)

二、如日初升

- 到西方去学点改革的招儿 (354)
- 废除科举制 (355)
- 警察制度的诞生 (356)
- “伟大的军事学家” (358)
- 一幅政治家的肖像 (360)
- “伟大的教育家” (363)
- 新政中心 (365)

三、新官制

一个越俎代庖的计谋·····	(367)
政治的天际凝集了乌云·····	(370)
官员们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乱撞·····	(372)
泄密的人·····	(374)
反对改革的人们·····	(377)
中国的政治裁判员·····	(379)
紫禁里的改革会议·····	(383)
“原来这就是改革!”·····	(387)
袁世凯患了流行性感冒·····	(388)
后记·····	(391)

上 卷

朝里朝外故事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实际上是说：当代人述写过去的历史，必须为当代人提供新的对历史的认知，否则便是多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是治史的唯一道德。

——《温故戊戌年》

但愿书还好看。它是描述的历史，不是教科书。

——作者手记